

司馬溫公文集

四





司馬溫公文集

(四)

司馬光撰

編主五雲王  
編初成集書叢  
集文公溫馬司  
册四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撰者 司馬光

發行人 王雲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#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

## 書啓

### 答周同年源書

十二月日。具銜司馬光。謹再拜復書。都官同年。前比承賜書。并示古律詩三卷。理致精奧。辭氣清壯。誠陋目所未嘗睹。如登崑丘。閱衆寶。顧盼驚眩。心知其可貴。而口不可盡名也。幸甚幸甚。受賜至大。宜卽時修報。而缺然逾旬者。抑有由焉。光生而樸愚。行能無所長。自度於方。今士大夫閒。最出其下。不意朝廷過采。置之侍從。居常自愧。今同年賜書。迺欲方之汲黯。夫汲黯何可當也。漢武帝猜忍暴刻。其近臣如莊助。朱買臣。吾丘壽王之徒。雖平生所信愛。小有過輒抵死。九卿顏異。對賓客微反脣。以爲腹誹而誅之。其視殺人族人。若鋤草茅然。黯當此時。能犯忌諱。觸盛怒。直詆其非。以安國家。利百姓。非天下賢傑。能如是邪。今陛下慈愛寬仁。與羣臣言。愉愉和顏色。如接賓友。惟恐傷其意。求規諫之言。孜孜如不及。雖有狂狷。訐直亦能容之。光於羣臣中。官非甚薄。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。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。直碌碌隨衆。容身庇妻。子而已。豈得爲汲黯之倫乎。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。非徒不能負也。且有顛仆糜碎之患。光雖至愚。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。是以戰栗汗流。而久不敢報也。惟同年少賜矜察。而寬假之。不宜。光惶恐再拜。

### 答孔司戶文仲書

三月二十日。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。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。而文學處四科之末。所以然之理。幸甚幸甚。光愚陋無堪。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。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。亦從而訪焉。稱褒之過。而責望之重。且恐且愧。無以自處。光昔也聞諸師友曰。學者貴於行之。而不貴於知之。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。故孔子曰。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。汎愛衆。而親仁。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子夏曰。事父母能竭其力。事君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矣。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。孔子又曰。誦詩三百。授之以政。不達。使於四方。不能專對。雖多亦奚以爲。夫國有諸侯之事。而能端委束帶。與賓客言。以排難解紛。徇國家之急。或務農訓兵。以扞城其民。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。故言語政事次之。若夫習其容。而未能盡其義。誦其數。而未能行其道。雖敏而博。君子所不貴。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。然則古之所爲文者。乃詩書禮樂之文。升降進退之容。絃歌雅頌之聲。非今之所謂文也。今之所謂文者。古之辭也。孔子曰。辭達而已矣。明其足以通意。斯止矣。無事於華藻宏辯也。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。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。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。顏子不違如愚。仲弓仁而不佞。夫豈尙辭哉。足下所謂學積於內。則文發於外。積於內也深博。則發於外也淳奧。則夫文者。雖不學焉。而亦可以兼得之。學不充於中。而徒外事其文。則文盛於外。而實困於內。亦將兼棄其所學。斯言得之矣。曾子曰。尊其所聞。則高明矣。行其所知。則光大矣。足下允蹈其言。爲之無倦。將與淵騫並驅爭先。又況游夏尙奚足慕。光方歎服。企仰之不暇。自視一無所有。其何以爲獻。不宣。光頓首。

與王介甫書

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

光居常無事。不敢涉兩府之門。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。春暖。伏惟機政餘裕。台候萬福。孔子曰。益者三友。損者三友。光不材。不足以辱介甫爲友。然自接待以來。十有餘年。屢嘗同僚。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。雖愧多聞。至於直諒。不敢不勉。若乃便辟善柔便佞。則固不敢爲也。孔子曰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小人同而不和。君子之道。出處語默。安可同也。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。輔世養民。此其所以和也。曷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。數相違戾。未知介甫之察不察。然於光嚮慕之心。未始變移也。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。才高而學富。難進而易退。遠近之士。識與不識。咸謂介甫不起則已。起則太平可立致。生民咸被其澤矣。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。引參大政。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。今介甫從政始期年。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。莫不非議介甫。如出一口。不至閭閻細民。小吏走卒。亦竊竊怨歎。人人歸咎於介甫。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。光竊意門下之士。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。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。非門下之士。則皆曰。彼方得君而專政。無爲觸之以取禍。不若坐而待之。不過二三年。彼將自敗。若是者。不惟不忠於介甫。亦不忠於朝廷。若介甫果信此志。推而行之。及二三年。則朝廷之患已深矣。安可救乎。如光則不然。忝備交游之末。不敢苟避譴怒。不爲介甫一一陳之。今天下之人。惡介甫之甚者。其詆毀無所不至。光獨知其不然。介甫固大賢。其失在於用心太過。自信太厚而已。

何以言之。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。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。委任而責成功也。其所以養民者。不過輕租稅。薄賦斂。已逋責也。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。不足爲思。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。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。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。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。使之講利。孔子曰。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樊須請學稼。孔子猶鄙之。以爲不如禮義信。況講商賈之末利乎。使彼誠君子邪。則固不能言利。彼誠小人邪。則惟民是虐。以飶上之欲。又可從乎。是知條例一司。已不當置。而置之。又於其中不次用人。往往暴得美官。於是言利之人。皆攘臂圍視。銜嚙爭進。各鬪智巧。以變更祖宗舊法。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。所得不能償其所亡。徒欲別出新意。以自爲功名耳。此其爲害已甚矣。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。使行新法於四方。先散青苗錢。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。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。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。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。陵轢州縣。騷擾百姓者。於是士大夫不服。農商喪業。謗議沸騰。怨嗟盈路。迹其本原。咸以此也。書曰。民不靜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。伊尹爲阿衡。有一夫不獲其所。若已推而內之溝中。孔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介甫亦當自思。所以致其然者。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。夫侵官亂政也。介甫更以爲治術。而先施之。貸息錢鄙事也。介甫更以爲王政。而力行之。徭役自古皆從民出。介甫更欲斂民錢。顧市傭而使之。此三者。常人皆知其不可。而介甫獨以爲可。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。直欲求非常之功。而忽常人之所知耳。夫皇極之道。施之於天地人。皆不可須臾離。故孔子曰。道之不明也。我知之矣。智者過之。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。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。



及其失也。乃與不及之患均。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。自古人臣之聖者。無過周公與孔子。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。未嘗無師。介甫雖大賢。於周公孔子則有閒矣。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。天下莫能及。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。與我不合則惡之。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。諂諛之士何由遠。方正日疏。諂諛日親。而望萬事之得其宜。令名之施四遠。難矣。夫從諫納善。不獨人君爲美也。於人臣亦然。昔鄭人游於鄉校。以議執政之善否。或謂子產毀鄉校。子產曰。其所善者。吾則行之。其所惡者。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毀之。蘧子馮爲楚令尹。有寵於蘧子者八人。皆無祿而多馬。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。蘧子懼。辭八人皆去。而後王安之。趙簡子有臣曰周舍。好直諫。日有記。月有成。歲有效。周舍死。簡子臨朝而歎曰。千羊之皮。不如一孤之腋。諸大夫朝徒聞唯唯。不聞周舍之諤諤。吾是以憂也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。鄧文終侯相漢。有書過之史。諸葛孔明相蜀。發教與羣下曰。違覆而得中。猶棄弊躋而獲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盡。惟董幼宰參書七年。事有不至。至於十反。孔明嘗自校簿書。主簿楊顥諫曰。爲治有體。上下不可相侵。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。今有人使奴執耕稼。婢典炊爨。雞主司晨。犬主吠盜。私業無曠。所求皆足。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。不復付任。形疲神困。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。失爲家主之法也。孔明謝之。及顯卒。孔明垂泣三日。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。定公薦拔至侍御史。原性忠壯。好直言。定公時有得失。原輒諫爭。又公論之人。或以告定公。定公歎曰。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。及原卒。定公哭之盡哀。曰。德淵。呂岱之益友。今不幸。岱復於何聞過哉。此數君子者。所以能功名成立。皆由樂聞直諫。不諱過失故也。若其



餘驕亢自用。不受忠諫而亡者。不可勝數。介甫多識前世之載。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。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。其恕乎。詩云。執柯伐柯。其則不遠。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。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。不遠求也。介甫素剛直。每議事於人主前。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。不少降辭氣。視斧鉞鼎鑊無如也。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。則惟希意迎合。曲從如流者。親而禮之。或所見小異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。介甫輒艱然如怒。或詬詈以辱之。或言於上而逐之。不待其辭之畢也。明主寬容如此。而介甫拒諫乃爾。無乃不足於恕乎。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。介甫不幸亦近是乎。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。光昔者從介甫游。介甫於諸書無不觀。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。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。是宜先其所美。必不先其所不美也。孟子曰。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。又曰。爲民父母。使民盼盼然。將終歲勤動。不得以養其父母。又稱貸而益之。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今介甫爲政。首建制置條例司。大講財利之事。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。欲盡奪商賈之利。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。而收其息。使人愁痛。父子不相見。兄弟妻子離散。此豈孟子之志乎。老子曰。天下神器。不可爲也。爲者敗之。執者失之。又曰。我無爲而民自化。我好靜而民自正。我無事而民自富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又曰。治大國若烹小鮮。今介甫爲政。盡變更祖宗舊法。先者後之。上者下之。右者左之。成者毀之。屹屹焉窮日力繼之以夜。而不得息。使上自朝廷。下及田野。內起京師。外周四海。士吏兵農工商僧道。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。紛紛擾擾。莫安其居。此豈老氏之志乎。何介甫總角讀書。白頭秉政。乃盡棄其所學。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。古者國有大事。謀及卿士。謀及庶人。成王戒君陳曰。

有廢有興。出入自爾。師虞庶言。同則繹。詩云。先民有言。詢于芻蕘。孔子曰。上酌民言。則下天上施。上不酌民言。則下不天上施。自古立功立事。未有專欲違衆。而能有濟者也。使詩書孔子之言。皆不可信。則已。若猶可信。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。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。而棄先聖之道。違天下人之心。將以致治。不亦難乎。近者藩鎮大臣有言。散青苗錢不便者。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。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。引疾臥家。光被旨爲批答。見士民方不安如此。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。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。故直敘其事。以義責介甫。意欲介甫早出視事。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。以福天下。其辭雖樸拙。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。竊聞介甫不相識察。頗督過之上。書自辯。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。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。然後乃出視事。出視事誠是也。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。以慰安士民。報天子之盛德。今則不然。更加忿怒。行之愈急。李正言青苗錢不便。詰責使之分析。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。劾奏乞行取勘。觀介甫之意。必欲力戰天下之人。與之一決勝負。不復顧義理之是非。生民之憂樂。國家之安危。光竊爲介甫不取也。光近蒙聖恩過聽。欲使之副貳樞府。光竊惟居高位者。不可以無功。受大恩者。不可以不報。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。進當今之急務。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。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。主上以介甫爲心。未肯俯從。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。中外羣臣無能及者。動靜取舍。惟介甫之爲信。介甫曰可罷。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。曰不可罷。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。方今生民之憂樂。國家之安危。惟繫介甫之一言。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。夫人誰無過。君子之過。如日月之食。過也。人皆見之。更也。人皆仰之。何損於明。介甫誠能

進一言於主上。請罷條例司。追還常平使者。則國家太平之業。皆復其舊。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。愈光大於日前矣。於介甫何所虧喪。而固不移哉。光今所言正也。介甫之意。明知其不合也。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。大歸則同。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。澤天下之民。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。救天下之民。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。故敢一陳其志。以自達於介甫。以終益友之義。其舍之取之。則在介甫矣。詩云。周爰咨謀。介甫得光書。儻未賜棄擲。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。不可以示諂諛之人。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。彼諂諛之人。欲依附介甫。因緣改法。以爲進身之資。一旦罷局。譬如魚之失水。此所以挽引介甫。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。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。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。孔子曰。巧言令色。鮮矣仁。彼忠信之士。於介甫當路之時。或齟齬可憎。及失勢之後。必徐得其力。諂諛之士。於介甫當路之時。誠有順適之快。一旦失勢。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。介甫將何擇焉。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。卒不得其死。光常自病似之。而不能改也。雖然。施於善人。亦何憂之有。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。屬以辭避恩命。未得請。且病膝瘡。不可出。不獲親侍言於左右。而布陳以書。悚懼尤深。介甫其受而聽之。與罪而絕之。或詬冒而辱之。與言於上而逐之。無不可者。光俟命而已。

與王介甫第二書

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

光以荷眷之久。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洶洶。是敢獻盡言於左右。意謂縱未棄絕。其取詬辱必矣。不謂介

甫乃賜之誨筆。存慰溫厚。雖未肯信用其言。亦不辱而絕之。足見君子寬大之德。過人遠甚也。光雖未甚曉孟子。至於義利之說。殊爲明白。介甫或更有他解。亦恐似用心太過也。傳曰。作法於涼。其弊猶貪。作法於貪。弊將若何。今四方豐稔。縣官復散錢與之。安有父子不相見。兄弟離散之事。光所言者。乃在數年之後。常平法旣壞。內藏庫又空。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。更增息錢役錢。又言利者。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。後來者必競生新意。以腴民之膏脂。日甚一日。民產旣竭。小值水旱。則光所言者。介甫且親見之。知其不爲過論也。當是之時。願無罪歲而已。感發而言。重有喋喋。負罪益深。

### 與王介甫第三書

光惶恐再拜。重辱示諭。益知不見棄外。收而教之。不勝感悚。不勝感悚。夫議法度以授有司。此誠執政事也。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。存其善而革其弊。不當無大無小。盡變舊法。以爲新奇也。且人存則政舉。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。弊法自去。苟有司非其人。雖日授以善法。終無益也。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。豈非泉府除貸之事乎。竊觀其意。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。且先王之善政多矣。顧以此獨爲先務乎。今之散青苗錢者。無問民之貧富。願與不願。強抑與之。歲收其什四之息。謂之不征利。光不信也。至於闢邪說。難壬人。果能如是。乃國家生民之福也。但恐介甫之座。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。邪說壬人爲不少矣。彼頌德贊功。希意迎合者。皆是也。介甫偶未之察耳。盤庚曰。今我民用蕩析離居。又曰。子豈汝威。用奉畜汝衆。又曰。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。又曰。非廢厥謀。弔由靈。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。臣民有從者。有違者。盤庚不

忍脅以威刑。故勤勞曉解。其卒也。皆化而從之。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。而獨行己志也。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。而同俗自媚哉。蓋謂天下異同之議。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。幸恕其狂愚。不宜。光惶恐再拜。

上許州吳給事書

月日。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。光昔者未冠。爲書生。從師友間。得執事所對直言策。及後策。觀之。喟然歎曰。道之不明久矣。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。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。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。義實而不戾於古。所譏切皆當世之病。所區畫皆應事之宜。粲然虞夏商周之道。可以覆手而取。舉足而登也。非夫深明於道之本。其孰克以致此哉。由是私自誓曰。異日儻得出入門下。承事之間。以受一言之教。使皦然睹道之正。渙然識道之歸。事君行己。知所取捨。而無所疑。則私願足矣。及舉進士。幸免黜去。始敢進謁。朝之公卿大夫。當是時。蓄才德。負名聲。出入帝廷。榮耀輝赫。照人者衆矣。光皆未及往見。首求執事之門。而叩之。誠欲急於學術之明。而成宿昔之志也。并哀其所爲文。以爲始見之贊。執事不責其僭。而辱賜之詩。以振飾之。且曰。道爲根柢。言爲華。由來表裏相經緯。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。則光願受學之志。愈固而專矣。不幸光獻文之明日。西出之官。自是以來。非奔走吏道。則在苦由衰經之中矣。東西南北。崎嶇壞坎。過闕門。上逆旅。爨未及燃。已復出外矣。是以役役十年。而不得卒業也。去年罷滑臺從事。至京師。則執事旣爲天子輔弼臣矣。光賤士也。其敢不自分限。而屢以其不肖之迹。汙辱門下之塵。稱道舊恩。以求瞻望几杖哉。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。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。則難矣。光是以屏身退處。不敢屢

進以煩將命。非爲輒自疏外。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。而有塵累於至公也。今聖主以許州股肱大郡。屈煩執事。暫鎮治之。光然後敢復敘昔日之知。而求畢其慙愚之志。夫肝鬲之所崇聚。而欲抒展於左右者。固不可立談而盡也。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。凡五卷。而薦之。非敢以爲文也。賁露下情而已。伏惟亮其狂簡之誅。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。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。則沒齒銜戴盛德。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。不宣。光惶懼再拜。

答胙城郭大丞書

光頓首再拜。竊以前世郡縣以來。朝廷惟置太守都尉令長。自他掾屬。皆官長所自辟除。供趨走。治文書而已。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。職至輕。位至微。獨命於朝廷。差異耳。執事以老成之德。任百里之重。官爲三丞。著籍於朝。雖大君子卑遜。不以自重。然考之古。視之今。其事任位序。不輕章矣。而歲時月朔。必以賀牘爲賜。辭恭禮備。若小邑長之事牧伯。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。是以日夜鞠躬重足。繼爲書啓。布之左右。乞停此議。以安反側。而執事好謙之志。確然愈固。雖於盛德。益有光美。將使無似之軀。於何自置。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。迺者韋城張祕丞亦然。光具此意。因書請焉。韋城悟其不可。幸賜惠許。獨執事未炤愚款。祈請喋喋。不垂允納。每得一紙。流汗沾足。光聞君子與人。恭而有禮。固不在此也。今不敢避煩。再薦言。庶幾高明垂意。察古今之體。酌重輕之宜。凡此過禮。率從翦削。時有惠訓。手筆往來。使得泰然自安。無復踧踖幸之大者。不宣。光頓首再拜。

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

光啓昨在洛中。及至京師。兩於河中遞次。得所賜書。值光治裝赴陳州。又得旨詣闕。尋又忝左省之命。慮恩事多久不修報。明恕必察其非疏懈也。曷承就移慶帥。旣踐世官。復修舊治。計堯夫必樂然就職。然士論所鬱鬱者。猶多也。光今日忝竊。皆由堯夫素加誨誘。重以推挽。其感戢固不在言。今歲大暑異常。邊地必稍愈。觸熱飲冷。更祈節慎。不宜光再拜。

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

光愚拙有素。見事常若不敏。不擇人而盡言。此才性之蔽。光所自知也。加之閒居十五年。本欲更求一任。散官守候七十。卽如禮致事。久絕榮進之心。分當委順田里。凡朝廷之事。未嘗掛慮。況數年以來。昏忘特甚。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。蒙人主知待之厚。特異於常。義難力辭。黽勉就職。故事多所遺忘。新法固皆面牆。朝中士大夫。百人中。所識不過三四。如一黃葉在烈風中。幾何其不危墜也。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。不知其中實無所有。上下責望不輕。如何應副得及。荷堯夫知待。固非一日。望深賜教。督以所不及。聞其短拙。隨時示諭。勿復形迹。此獨敢望於堯夫。不敢望於他人者也。光再拜。

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

五月三十日。光再拜。司理祕校李君足下。頃國家羅天下豪雋。光以無似。叨備有司。以是得瞻見符采。承接餘論。其爲幸已大。違別已來。汨沒俗事。未遑修問。信至。兩蒙惠言。且謂自省於中。至於無愧。則安爲之。



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。悅之非道固不悅。何足下自遇之厚。而見期之深也。愧感之外。敢不頌詠美志。而佩服雅言。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。至於師法。非所敢當。又承王事鞅掌。以學之不講爲深憂。光也聞諸。必子賤曰。始誦之。今得而行之。是學益明也。何費日之有。盛暑未獲展晤。惟加愛爲禱。不宣。光再拜。

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

十一月七日。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。前日辱書。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。今之爲士難。終則見索惡詩。欲以示郡之賢守。倅光實何人。承雅意勤厚如此。固不當辭。然光素無文。於詩尤拙。不足以揄揚盛美。取信於人。況近世之詩。大抵華而不實。雖壯麗如曹劉鮑謝。亦無益於用。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道。誠不敢以此爲獻。所可獻者。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。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。乃君子之道也。所謂今之爲士者。乃小人之道也。自有天地以來。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。各居其半。一消一息。一否一泰。紛然雜揉。固非一日。非君子之道。多於古而鮮於今。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。小人之道。鮮於古而多於今。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。顧人之取舍。何如爾。奚古今之異。而有易有難哉。足下學春秋。非徒誦其文。通其義而已。乃能於傳註之外。凡古今治春秋之書。有可見者。皆徧觀而略記之。評其短長。靡不精當。人或雜舉而猝問之。酬對無滯。滾滾焉如泉源之不窮。年未弱冠。舉明經爲天下第一。今位雖卑。年雖少。譬如隋珠和璧。委於道塗。愚者猶知拾而寶之。況賢守倅哉。詩云。鶴鳴于九皋。聲聞于天。魚在于渚。或潛在淵。孔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求爲可知也。足下當固守於古。而勿流放於今。汲汲於己。而徐於人。爲之不止。光見異日爲賢。

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。名聲彰徹於後世。竹帛所不能紀。金石所不能頌。詩何爲哉。詩何爲哉。不宜。光白。

答張砥先生書

八月二日。涑水司馬光白。張君先生辱書。示以所著春秋傳。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。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。成書三十萬言。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。欽仰咨歎。無有窮已。足下自謂。天以聖師之道。厄日引久。而陰有所相。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。光經術素淺。於春秋尤所不通。虛辱足下之賜。讀之。衆日不能識其涯涘。又烏暇知其得失。敢錯論議於其閒哉。至於建白於上。乞廢三傳之學。而行足下之書。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。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。不勝惶悸之劇。其書謹再拜封納。請更擇能通春秋學。有大名。居高位。可以副足下之求者。而從之。幸甚幸甚。不宜。光白。

答陳監簿師仲書

九月十八日。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。金州人來辱兩書。以能出處見期。未相識爲恨。光實何人。敢受此賜。反仄愧汗。無地自處。光性愚陋。頗好讀古人書。聞君子之風。亦知慕之。而未能至。睹小人所爲。亦知恥之。但恐未能免耳。鄉蒙朝廷狼加收采。塵汚侍從。預陪國論。訖無銖兩之補。俄又擢置樞庭。譬如有人舉萬金之重。加稭子之背。彼必走而避之。萬金非不貴也。然走而避之者。知非其任故也。此乃物理之常。烏足謂之賢哉。今以衰病。自求便安。朝廷未棄之田里。尙縻以一官。賜之廩祿。使飽食安坐。自放於豐草長林閒。乃聖主之至仁。鄙夫之大幸。豈敢效古之人。以道不行而自藏哉。恐足下傳聞之誤。而獎借